

東坡七集

(上)

中華書局印行

223877



東

坡

七

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鈞齋校

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輯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獲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大雲乞省試展限兼秉乞

考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宗舉勞不當乞差曉事使臣

交替

奏劾巡鋪大臣陳達

申明舉人處若脩王榮等

論特奏名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差經取士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試放榜館職皆待殿上

乞放榜後論賞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臣謹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

藩首領鬼章宰相狀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

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湖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

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實亦未晚今者僅獲虜虜功

誠不細賞功勳後固不勝慨然朝廷方欲歸治邊

防整肅彌慢若奏朝至舉朝夕賈則邊臣聞之自

謂不世之奇功或思覆太過則將驕卒情無以使

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

堅書至安與客圍困事體應廟所已遂破賊安亦

非矯情虛萬目觀望事體應廟所已遂破賊安亦

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妾言罪當萬

死取進止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識蘇軾劄子委臣謹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私利謂安危之機正在

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

然若驕卒情以勝爲災亦不足怪臣區區以乞陳

前後致寇之由才論當今特敵之不疑狂愚無取亦

臣之常分昔先帝用兵反年雖中國靡繁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歲陽既罷和市不銷房中瓦帛至五

十餘千其餘老弱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

劍臺之餘乃始就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

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賜易無慮得諸五萬

餘廷節繫之其民四五六千民大悅使所撫率不

下二十萬指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

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日飽而思奮又使其親我

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征犯

邊陲利則進之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

慮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日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

所獲之虜羣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

納之則虜雖背恩覆仇不至如今日之速雖遠後

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

骨董對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一妻董

舜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爲書鬼章搘

蹊心等名以刺副使不立若朝廷從之請遂授節

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之請遂授節

鉞阿里骨真汝王矣汝臣之如董舜平若此等無

詞若其不順則責以彼爵命未下曲不在我彼既

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賴命之鬼章

等得所欲然不無當時執政不深慮不審立而

事安因其所謂前後致寇之不疑請便授節鉞

憂鬼章之計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

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

我也故怒而盜夏人知起而和之

臣之所謂前後致寇之不疑請便授節鉞

用兵亮祚天付狂輕用其衆故爲邊患皆固其年

而後定今梁州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

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

非吳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臣志願成仁忘怨

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河肆無厭之承勅會諸

之

城斷渠堤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勦戰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昔借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斬馘之謀必將爲恭僂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謂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勞雖增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發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就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當實犯順今雖救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其屬服約本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取汲求也彼若心盜邊而來吾雖未知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若非心服則吾豈易然開懷之如舊必能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憚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怠在息民不擧羸羸已臣獻言乃欲輕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至則臣之題討於安邊息民已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一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聽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亦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以求無害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速知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待從之中受恩至深其委曲保全與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臣願奉其以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兵戰勝而遠愈深況不勝平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

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生帝之意令在弔伐而貪功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奸生惡務不務遠略而此心未宜慢畏者故犯順今雖救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國者以郡縣其地故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譖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王詔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韜有遺慮該其數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中興今日復搜鬼章震懼伏僵兵貴勇爭負立功以爲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無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河南全師獨克使韜有遺慮該其數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中興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謂臣願陛下深詔吏庶則歸之服則安之自今以住無取尺寸之地無焚蘆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也朝廷之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無益官釋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説戎使鬼章以輸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薦閩州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警之烏駁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嘗著鬼章兒毫素責若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歸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忿怒則更不殆然病自非急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一二寇合三面以竊食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隊討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於汝生還賀之天地不以必信鬼章若從則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無恩此以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繼未能誅與

孫策戰幾殺夷陵後得慈禪不諒也還豫章卒立奇功李興等皆稱將能不以度外事也識者或謂先擒袁術乘近吳首更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據此等必無全臣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榮歸此等必深若其禪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古西羌之惠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禪敵止中國之利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為時病之至亂進上

賜黃宗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旨曰與劉政等定奪奏聞臣計臣早看詳元降旨察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多當審考試之官皆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願是學術淺陋論議淺薄姑治及第時臣係合於甲科覆考官宋敘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台是點選臣曾具事由開卷乞行黜落並據祖治元詳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行黜落法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治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存語只云「自祖宗以來至於今」細觀制度比之前古亦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元祐二年十一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贊襄獻公于臣近者羣儒見劉鑑官服又聽聞阿里骨嘗與人對論其部族與溫溪心敵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納忠即許以文還此政所謂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使許何里骨通和即諭准予亦心待之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財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又不削奪其官爵有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遷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竊處天聽罪當誅死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參定葉祖治廷試第狀一卷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 御試不分初覆考

呂公著安肅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
行之今不外輕變累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
下問公等著以鹽鐵差雇二法各有若干計利害昔
及幾年一丈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茲見其數以此
計算利害灼然而然又五路官食吏役胥百端蠶
比之屬人若倍之以五路官食吏役胥百端蠶
須至轉雇讀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貴民窮無告歸
司守令關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患焉陰陽之
和至無如斯實貴賤貴微賤高而此事不變終
恐無益今待從之中受恩恩無如小臣而不行言
誰當言者然臣前或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
其所使亦屢遭口語如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
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小有可果乞留中只
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
待罪之至取進止

士高聲唱叫至今日十一日扶出進士薄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敢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是巡鋪內目陳浩指揮令舉人唱叫痛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狹以足其罪而內朝陳浩乃敢號令粗卒齊聲唱叫為欲擅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洪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狀郎的底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勸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評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爲尤當已一面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

患患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任年

韓瑞富弼等獨能減任子以展年歲勘發議之初

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者以爲年必廢議而琦

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

不可以勝公之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

糊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糾廉恥道盡中材小官

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

日之弊譬如羸疾之人負千鈞之重雖未能分減豈

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人投狀稱呼今來

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

坐切不行兼不有經旨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

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錄劄子各以

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

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

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

思補幾十人矣不知朝廷作何行遣不

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

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擢知貢舉編見自來兵之更戶部以有限之財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擢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比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旨賜厚報請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不近臣埋舞城取進止財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准欲爭先注擬正除名之陰以訪聞以授遺闕許先借給錢還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又旣餘千以資無聊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擢知貢舉編謂朝

兵侍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譏撻傳義

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比多辱士類虧損國

體近年錄取久父爲試官非理忽舉人遂致喧競

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詎察嚴細如防

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廢指差遣諸

色人支錢多至一百貫員非理羅織公無指定深重

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羅僉衆證以成其罪

其間不免冤憲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造非理

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閱行遣旣欲乞

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或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每

理羅織舉人卽重行責罰以備朝廷待士之意取

進止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擢知貢舉編見自來

條費分經取士於巡鋪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

中合格者少卽取詩理淺認卷子以足其數或合

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一下願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

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

進止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二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
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
立條款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二員者以二員經義
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
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
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識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
無害於事若不識學者而以之考之則人情所不許
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
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整齊變爲
經義則詩賦之才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
人然後取上若必用本科各科所試則經義策論詩
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
議者私憂過計而官司不察便爲創立此僥倖一試
院中有兩頭頂試官司不察所以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
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
之文考詩賦者主譽聲之學紛紛互爭竟事理在不疑舉
人間之以輿論故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
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
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
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職不如今
經義及第有文詞之人之有材力施不可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
等是文詞而讀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
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故乞特擇陽指揮今后差試
官不拘會試詩賦時事務選擇有詞學人充
其禮部近日所立條款更不施行取 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舊見自來
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延候乃是 祖宗舊法
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閣門漏失檢舉令
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舉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
取 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延候放榜伏見舉人
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下期
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等賜下期
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
又有犯 唐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

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節
惠以求虛名各目謹立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
美而惠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書一以左
一俟見 祖宗舊制遇省舉人一經殿試點落不
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近主
流輿之極譖犯亦或收錄遂使各省舉人便同
及第縱使此繆本姑科舉恩澤既盡名器自輕
非 祖宗本意也自來遇省舉人限年累舉積試不合
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
司乞法新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暫
落或乞以分立額取人所貴上無空耗下絕
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
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暫天下
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驛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
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
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一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
學舉人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脩舉人與凡
該特奏名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
進士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
人主甚無謂也舊謂累舉名已是實累而經
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謂詎無所不有侵
奪解額崇榮虛名有何能復令升甲人主所
以壞世風正人不復愛惜臣等所未喻伏望聖慈
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
不唱名除兩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
不必以與第舉人不復愛惜臣等所未喻伏望聖慈
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持奏
名人思學大體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
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持奏名人授文學
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以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
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試官者詩賦經義各
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
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善其能閱春

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妄錯謬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上便亦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竟論四揚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生出此條自用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頃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試病之學紛紛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訛爲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揚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處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閣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官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王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湏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謀害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所侵迫故致紛紛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飴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王在廣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續進歐陽脩議狀

葛子

乞郡劄子

辨舉王贊劄子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効劄子二首

論邊防隱匿敗亡憲司稽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舉何去非撰文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親朝臣

次當轉差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謹條上二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闕疑臣

以此知明庶務廣視聽深防姦邪禁內無籍人

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門近臣大

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簿鎮奉使一路

出入翻見皆得奏事陛下其餘小臣亦衣時事

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可以考察羣

臣能否情愬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

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惟獨許臺諫官及開

封知府上殿於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

次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

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諸

州郡皆謂我無事以擾下情不知其居爲美

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切撫以讓謙以居爲美

雖然明日達曉以防禦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

以譏謔之故而遂不與羣臣共計方今天下多

事機縛盜賊四處之變民勞官冗廢卒惰財

用匱乏之興不可勝數而政出帷幕卒無所

大臣尤宜開參贊廣覽之路而遂專斷壅塞之

論亦理之常而公路進瓜果人伙與一試官

卷五

嫌非細故也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

請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

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

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凡爲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發指

笞杖之法足以震懾頭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

日拜鄉相而不勤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

危之機人主之操衡而自得之

祖宗以來用刑至

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

足以徵勸在位獨於名器過失則出之太易每

一大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

一大科禮部奏補子弟約一三百人而軍職轉補

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屬不與自近世以來取

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

官額率常五十人守之爭奪紛糾廉恥道盡中

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取利所不

爲本朝以來官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

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

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

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絢爛亦姑科舉

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所無謂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

近下方有持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

南省第十一人以上別試第一人開封解元

武選第一人經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

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縱然並進人不復以

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惟其

也特委名人除近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

餘皆詞學無取人迫棄衛進無所望退無所歸

使之臨政其害必失欲望聖慈特詔大臣

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

出官格式務在精義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

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法政不肅君臣之

道廢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

場則慢吾今戒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

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殆急少行姑

費力言以爲始息可今天下臣願陛下常以諸
葛亮陸賈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臣願陛下常以諸
臣於前年十月內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
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
去人無失職之數欲乞委陸文官人
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舉人試或以試法
人考試並三人中已會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
方得出官內已會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
不中年及三十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
滿之數而無終身絕望之數亦使人務學留
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
時今者卽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
用之已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
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
未足恐其已曉矣乞檢會前委早勸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孝心必罷致死不待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
坊致語等文字陛下令合於前一日奉旨既未敢
撰亦不敢督延乞以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
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不備從
明陪讀請讀不欲使人以諱諱及聖朝故不敢不
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繼進歐陽脩議狀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過英進讀聖訓及雍熙淳化
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內雲慶時喜不自勝
猶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發京師同度支史奏言當旱
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人君修德
以轉禍爲福故宋景德文公一言警戒退三舍元豐八年
欲徇氏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西垂
政失仁惟恐不及臣謂陛下退舍其遠如有所異不
敢復西而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嘗
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曉則
自我民曉明匹夫匹婦有不復以其所猶能致水旱而
況政之失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方因之若然理在不可
疑自一二聖嗣位子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
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月薄蝕五星相凌
哉臣愚無知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奏也
利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
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以賞罰不明舉措不
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爭以獲
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綸原諸將閉門自守使
賊大惊而却若吾涉寒暑久陰之節則必乘此而攻
我臣愚無知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奏也
官童政教之政賦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本探朝
廷以江西提刑傅燮量其事變畏時懼辭歸罪於
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卻有守城之功足以保
相除夷弄一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本探聚衆搆謀
全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然不知使一方赤子肝腦
塗地然不止於濫罰重政凶狡貪非一日之積而
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一州無事就死亦上積而
差遣近日溫果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

聞而吳止於降官監督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
家五六人皆婦女也無辜屠割刑罰以爲文天祥首級欲
以請賞而不許若不罷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之公論以爲必不可
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
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
非臣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思慮所及
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謡愛戴不知何補
益而紀綱弛懈成風則于萬人受其害此得爲
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
有所旌彰平人有所告誨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
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
謂當罰不問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廢以淤
塞每決而西以訛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盛
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
西北行也久矣未還塞之續復目前之安而旋踵復
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莘先已欲
於北京南開銀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雖大事隸及庶人上
下食同猶有意外之患今大部侍郎都水監司
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爲故道仰賴若
登岸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
堅覆費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矜
於口舊管堤埽四十所役夫萬五千人皆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料五百餘萬自小契之決故道
諸埽皆廢不治上諭都水使取錢繫物料變賣
無歸官吏役兵庫存者使孫朴之役不能奪過河
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弃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
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
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北牆外埽不司用之而當
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地分今一面度枝梧又云
因橋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
堤埽備河水復行故道其莫事持朝廷不許熟護
老先當於建議之初議其莫事持朝廷不許熟護
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
司令一面箇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
實驗拿轉其牘害事未易平但臣奏論以爲
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未聽役不置則耗費九百萬料
虛役二萬兵工若更俟續興脩則又歲當役數十萬
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慘變故橫生差怨之
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

所欲行之地稍立堤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斷
河而苦徇一夫之私計逼萬人之公論以爲必不可
行之役乎此臣之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聽見仁
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翰河議狀二篇雖當
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
以爲可用故輒書寫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
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始無虛日今
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
有邇英講讀彷彿親近清光若復音默不言則是耳
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闢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
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悚待罪之
至取准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
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獻賦劄劄子奏臣近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

儀瞻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
存問賜藥疾瘳禮之重萬死莫辭以臣子大義義

歸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有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
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

之臣之易也君子安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難以報國致使臺諫

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
安則危亡之是憂國何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

臣於九年之半半年之間恭惟爲兩制之首方將收

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

列爲怨仇臣與故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

厚旣大用臣亦驟遷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

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報則又妄意
陛下以爲主光之言其實謹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
約共攻之會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
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樞專擅用事
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
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未通判廵州而
著作黃庭堅方蓋本州憲安鎮挺之和合提宮場

景華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蘇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市人傳笑其後輒之以大臣薦召此選職至寶對衆言証之聚斂小人爭行無取豈堪此選職騷擾至之妻父郭翰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沂違法虐民朝旨委繫體重而槩附會賊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所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至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年遭口語發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一以至臣所薦士列加誣謗所言害不許相見近日王翹言胡宗愈指臣爲黨絲覺言丁鴻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就惟於十夫而使陛下授以橫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煩危臣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宮中無由知臣耳臣屢觀三代以下號稱明王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董寬節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諫言死非其罪至今及之宣帝初知董寬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權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嘗上書于五帝官天下二王家天下而當時讓人民謂寬銳欲求補位宣帝不察致使寬自刎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元祐三年十一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翹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利癡聞臺諫官言翹審邪及離間宗室因好學臣以強邁舉孝宗聖旨除翰林通判謹按翹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者數千人朝廷獨稱翹二人孔宗翰與翹是也翹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萬與光之擢用其

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失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仰承之之命雖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譖甚於蓋寬謂劉洎也古人有言爲君難爲臣不易臣就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如其撫知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指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會前奏早聽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嘉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也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程人王翹制科人秦觀皆諱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召大防范納仁皆深得便方行下相度更上相度和諫爭言其不可更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者咨嗟太息惜

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卽乞付外勅實其事願加點責若以為然卽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外施行

元祐三年十一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翹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利癡聞臺諫官言翹審邪及離間宗室因好學臣以強邁舉孝宗聖旨除翰林通判謹按翹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者數千人朝廷獨稱翹二人孔宗翰與翹是也翹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萬與光之擢用其

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時何不論奏章上疏

論宗室之疏遺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稱有

童此議執政多以爲非復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

亦離間也彥若不離間也方行下有司待臺諫初無一言及光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離間之根

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彥與臣舊幼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詔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積聖明不以此罪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厥塞言者

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十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離間之根

彥黃臣曾觀司馬光稱羣忠意及見光親書簡帖與羣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羣之賢真無見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効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御史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勑舉學

官會舉江寧府右司參軍周穜言朝廷差充轉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確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

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如高后至文景武帝皆行此法自重朝天子

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惟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

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如此在是既上詔云恭依詔告宗廟然後敢議其嚴如此豈有

旣行之後復請疏遺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繢以先帝盡所知難逃

聖鑒先帝盡所知難逃

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奪進退說陰唱羣小此

予謂行險苟得者也而臣亦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人以子陵校之又隱而不言則固

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効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

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倣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一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御史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奪進退說陰唱羣小乞

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倣在位至今累

日未至旨憚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邪正二

者不立創之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國家小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勿用以亂邦昔

郭公善惡惡而不免於王者以善惡而不可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斷

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京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

先何止臣慮秉養周輔王子京陸師門趙清中官李

憲未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濫利權

財爲國殃怨或偶起大獄以傾陷善貞其爲惡未

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

復處閭閻而其賊心未竟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

復用爲之經營謀說者甚衆皆委情匿迹有同鬼蜮

之難致如麟鳳含斯舉失期而後集所可慶而卻之

乎小人之易進如蚍蜉所聚解千萬況可招

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王安禮

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斬革復呂

惠卿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

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

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

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十一者邪安

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引用以示寺監猶

前建廟廟之議爲脩城之廟其策旣行遂倡言於衆

之曰蓋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

助復用臣茶陵之法由此觀之蔡確之流何

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皆盧杞責降

久經涉累被德宗欲與一小部舉朝憂恐而宰相李

勉始知其害急於事中責高諱官避處殺狼狽名子文故盧景亮

張薦常侍李憲等皆以死爭之勤等非惜也

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盜鵠有

潛淵之禍也今周穜輩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

以愍之矣昔淮南誤其所憚汲渴以謂公孫

丞相若發蒙耳今周穜誠一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

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單乎臣不

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

之

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亂輩敢爾名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雖百端委繢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與人物之罪正消彌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屢聞政多欲博人之責而質之非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止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嚴斷深詔有司議與憲之罪不可輕怒雖使朝廷臣本無罪止是暗譖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彼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據子而不勝償懲愚國之意切言憲伏俟詔取進止

貼黃州蘆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不知招枉首建大議此必不然者蘆州豈出位犯分以掩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陽羣敗亡惠司體量不實劄子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易辨難以處舉任臣事固已不許兩遣使者存問賜安厚恩深厚蒙聖慈降詔不思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發盡言無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又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餉餉失時枉疾病斂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糗教之養療庶減芻粟且不聊其飢飽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衣疋之真之熙庭視加督視民

山之戍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化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詔聞移牒司體量而提刑除路止奏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除數至二年終未結緣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卽若隱而不奏則生死編免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赦又乞寬罪遷海玩至干此臣謂此國體不可長制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死編免亦無所感取進止

元祐三年閏十一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奏古臣不逮見制圖陝西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慈蓋爲蜀道險遠邑可用之人朝廷旣得而器使也士皆懷土重遷老死識此意聞恨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也士雖在遠亦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大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事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廷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擅於用近以所著十議不以文詞雅健議論當臣愚不肖請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上諭上進伏願

元祐四年正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古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准士六舉事舉所言自嘗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著策詞理優贍長以待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武臣言去不敢違聖慈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選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極有餘識度高才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極有餘識於世去非雖喜論兵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屬學者稍振文津庶幾近古若後不

始所舉臣等甘伏願朝請錄奏聞古若後不

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